

# 原著文本视域下“现实的人”的内涵阐释

努尔比耶·阿布都克热木

新疆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新疆 乌鲁木齐

收稿日期: 2026年9月13日; 录用日期: 2026年10月4日; 发布日期: 2026年10月15日

## 摘 要

为厘清“现实的人”范畴的原典内涵与理论价值, 本文以马克思对德国古典哲学抽象人性论的批判超越为理论起点, 在系统梳理国内外相关研究的基础上, 采用文本细读、语境还原与逻辑贯通的方法, 考察《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以下简称《提纲》)、《德意志意识形态》(以下简称《形态》)三部著作中“现实的人”范畴的论证结构与内涵层次。研究表明, 这一范畴在文本中的生成并非线性的目的论演进, 《手稿》仍保留费尔巴哈的类本质术语并依附人本学逻辑, 《提纲》确立了以社会关系规定人的本质的立场, 《形态》则完成了论证范式从人本学逻辑向生产逻辑的转变; 其核心内涵是实践性、历史性、社会性的辩证统一, 并由此构成历史唯物主义的逻辑起点与马克思主义原著体系的文本枢纽。厘清其原典内涵与理论价值, 可望为马克思主义研究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提供一些原著层面的思考。

## 关键词

“现实的人”, 原著文本, 核心内涵

## An Interpretation of the Connotation of “Real Human Being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Original Texts

Nuerbiye Abudukeremu

School of Marxism, Xinjiang University, Urumqi Xinjiang

Received: September 13, 2026; accepted: October 4, 2026; published: October 15, 2026

## Abstract

To clarify the original meaning and theoretical significance of the concept of “real human beings,”

this article takes Marx's critique and transcendence of the abstract humanism in German classical philosophy as its theoretical starting point. Based on a systematic review of relevant research at home and abroad, it employs close textual analysis, contextual reconstruction, and logical integration to examine the argumentative structure and layers of meaning of the category "real human beings" in three key works: the "Economic and Philosophical Manuscripts of 1844" (hereafter referred to as the "Manuscripts"), "Theses on Feuerbach" (hereafter referred to as the "Theses"), and "The German Ideology" (hereafter referred to as "The Form"). Research shows that the development of this concept within the texts is not a linear, teleological progression. The "Manuscripts" still retain Feuerbach's terminology of species-being and remain embedded in humanistic logic; the "Theses" establish the standpoint that human essence is defined by social relations; and "The Form" completes the shift from humanistic logic to productive logic as the dominant framework of argumentation. At its core, the concept embodies the dialectical unity of practicality, historicity, and sociality, forming both the logical starting point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and a textual hub within the original Marxist corpus. Clarifying its original meaning and theoretical value offers valuable insights for Marxist studies and Chinese practice at the level of primary sources.

## Keywords

"Real Human Beings", Original Texts, Core Connotation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 1. 引言

“现实的人”是马克思对人的范畴的根本性重构，也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连接经典文本与实践的核心枢纽。既有研究或将“现实的人”简化为历史唯物主义的抽象起点，忽视其在三部著作中的内涵演进，或脱离原典语境进行当代附会，未能真正厘清其文本脉络与核心内涵。

本文不把三部著作处理为线性序列。《手稿》仍在人本学框架内使用“类本质”“异化”等术语，《形态》则完成了论证范式的转变，文本内部存在明显的张力与过渡形态；这一张力是否支持“认识论断裂”的整体判断，本文将在文献综述的基础上作专节回应。全文结构如下：首先梳理国内外研究现状并明确问题意识；继而通过文本细读重构“现实的人”范畴的理论缘起与核心内涵；再对文本演进中的连续与断裂作出辨析；最后讨论该范畴的理论价值，以期准确把握马克思主义原著的思想演进提供可靠的文本根据。

## 2. “现实的人”范畴的研究现状与问题意识

### 2.1. 国内外研究现状

国内学界对“现实的人”的研究大体沿三条路径展开。其一是范畴史与逻辑起点的考证路径，即在历史唯物主义发生史的框架下确认“现实的人”的起点地位。鲁建辉系统考察了马克思对唯物史观出发点“现实的人”的确证历程，指出该范畴的确立经历了从抽象人性论批判到物质生产分析的思想转折[1]；何宇轩进一步把“现实的个人”界定为《形态》中历史唯物主义的逻辑起点，认为这一起点使新世界观获得了现实根基[2]；张一帆则从《形态》出发发掘“现实的人”思想的深层意蕴及其时代意义[3]。其二是人的本质理论的跃迁研究，聚焦马克思如何从“抽象的人”走向“现实的人”。刘孝雨以“从抽象的

人到现实的人”为主线重构了马克思人本质理论的跃迁历程[4]；这一路径可上溯至陈先达、靳辉明对马克思早期思想中费尔巴哈阶段与唯物史观创立阶段的系统区分[5]；孙伯鍠则以青年马克思的哲学探索为对象，强调《提纲》与《形态》在这一哲学突破中的枢纽地位[6]。其三是文本学与文献学的研究路径。张一兵提出“回到马克思”，主张借助经济学语境与原始手稿重新解读马克思哲学的生成过程[7]；聂锦芳进一步强调文本版本、写作顺序与刊行差异对思想解读的制约意义[8]。这一路径把“现实的人”的解读从原理复述拉回到文本考订与语境还原，构成本文方法上的直接资源。国外研究中影响最大的立场是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的“断裂说”。阿尔都塞以 1845 年为界提出“认识论断裂”，认为《手稿》仍属意识形态时期的人本学问题式，《提纲》与《形态》则开启了新的问题式，因而不能以人本主义话语连续地解释马克思[9]。

## 2.2. 尚存争议与本文的问题意识

综合来看，既有研究在三个方面尚存明显分歧与不足。第一，“断裂说”与“连续说”的争论多停留于思想史层面的定性判断，较少回到三部著作的具体文本中检验：若《手稿》中确有费尔巴哈术语残留，这种残留究竟意味着问题意识的延续，还是成熟立场的缺位，仍需通过细读作出回答。第二，相当一部分成果以原理复述代替文本解读，即在引证经典语句后直接转入教科书式概括，未能充分展示马克思“如何论证”。第三，部分研究脱离原典语境进行当代附会，将“现实的人”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抽象的人等范畴相混淆。基于此，本文拟解决的问题是，在三部著作的文本内部，“现实的人”的论证结构如何逐步建立，其术语与论证范式之间存在何种关系，以文本细读为限度，并在此基础上阐述“现实的人”的核心内涵。

## 3. “现实的人”范畴的理论缘起：对德国古典哲学抽象人性论的批判超越

### 3.1. 对黑格尔“绝对精神异化论”的批判，消解“人”的精神依附性

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将人视为绝对精神自我运动的外化形态，人的存在价值需通过精神的异化与复归来确证，例如奴隶通过劳动实现对主人的意识超越，本质是绝对精神在奴隶身上的阶段性显现[10]。在这种逻辑中，人的现实需求与社会关系均被纳入精神运动的框架，人彻底依附于抽象精神，丧失了作为现实存在者的自主性与实践性。

马克思在《手稿》“对黑格尔的辩证法和整个哲学的批判”一节中作出了两步推进。第一步是承认黑格尔的积极成果：“黑格尔把人的自我产生看作一个过程，把对象化看作非对象化，看作外化和这种外化的扬弃；可见，他抓住了劳动的本质，把对象性的人、现实的因而是真正的人理解为他自己的劳动的结果。”[11]第二步是揭示其根本限度：“黑格尔唯一知道并承认的劳动是抽象的精神的劳动。”[11]这一论证次序值得注意，马克思并未全盘否定黑格尔，而是先指出后者已把人理解为由劳动生成的存在者，再指出这种劳动被局限为自我意识的纯粹活动。通过这一批判，解释人的基点从精神的自我运动移向改造自然的物质生产，为“现实的人”范畴的提出扫清了思辨哲学障碍。

### 3.2. 对费尔巴哈“直观感性论”的批判，破除“人”的孤立抽象性

费尔巴哈虽突破黑格尔的思辨传统，在《基督教的本质》中提出人是感性的存在者，将人的本质归结为通过爱、友谊等情感关系实现的类本质[12]，但这种类本质仍未脱离抽象性。费尔巴哈眼中的人是孤立的、直观的个体，既不关注人如何通过生产获取生活资料，也不考察社会关系对人的塑造，如他将家庭关系视为永恒的类关系，却回避了工人被迫出卖劳动力的现实困境。

马克思在《提纲》第六条中彻底批判这一局限：“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

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13]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的批评并非指费尔巴哈“没有讲社会”，而在于费尔巴哈没有对这种现实的本质进行批判，他撇开历史的进程，把某种抽象的情感固定为独立的东西，从而只能把人的本质理解为“一种内在的、无声的、把许多个人纯粹自然地联系起来的普遍性”[13]。第七条进一步点明，费尔巴哈“所分析的抽象的个人，是属于一定社会形式的”，连他所诉诸的那种抽象情感本身也是“社会的产物”[13]。可见，费尔巴哈并非没有注意到人与人之间的联系，而是把这种联系理解为爱、友谊等自然情感关系，使其脱离了物质生产基础；马克思的批判把问题从“人是否有联系”推进到“何种联系构成人的现实本质”，为“现实的人”的社会性规定奠定了基础。

### 3.3. 批判中的理论建构：“现实的人”范畴的初步生成

对黑格尔与费尔巴哈的批判，并非简单的否定，而是扬弃中的理论建构。在批判黑格尔的精神劳动时，马克思保留劳动塑造人的合理内核并改造为物质生产实践；在批判费尔巴哈的孤立个体时，马克思引入社会关系范畴，《提纲》据此提出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形态》则把物质生产实践、社会关系与历史条件置于同一论证结构之中，指出“现实的人”是从物质生产、处于特定社会关系、受历史条件制约的人。需要强调的是，这三步并非同一范式的逐步完善，而更接近论证框架的转换与要素重组，即人本学话语的退场与生产逻辑的进入，本身也包含断裂性的成分。与旧哲学将人抽象为精神或自然个体不同，“现实的人”是具体的、历史的、实践的存在者，其本质不在思想领域而在现实的生产实践与社会关系中。这种关于人的理论既是对旧哲学的超越，也是历史唯物主义的逻辑起点。

## 4. “现实的人”范畴的核心内涵：基于三部原著的文本阐释

### 4.1. 实践性：“现实的人”的根本存在方式

“现实的人”的实践性，核心体现为以物质生产为首要历史活动，这一内涵在三部著作中呈现由隐到显的展开过程。《手稿》通过异化劳动的分析，将劳动视为人类的本质：“一个种的整体特性、种的类特性就在于生命活动的性质，而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恰恰就是人的类特性。”[11]这里的自由有意识的劳动已蕴含实践塑造人的思想。它不是一条给“人”下定义的静态命题，而是马克思在说明异化劳动时设定的理想尺度：他先确立人的类特性在于自由的有意识的生命活动，随即指出异化劳动把这种关系颠倒过来，使人把自己的生命活动变成仅仅维持自己生存的手段[11]。《提纲》进一步明确实践是认识的来源与目的：“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实践问题”；“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或自我改变的一致，只能被看作是并且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13]。马克思批判费尔巴哈不了解“革命的、实践批判的活动的意义”，正是因为其仅将人视为直观个体。

《形态》则从历史前提角度深化实践性内涵，指出：“我们开始要谈的前提不是任意提出的……这是一些现实的个人，是他们的活动和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14]这里的活动核心即物质生产活动。马克思恩格斯随即把这种“活动”具体化为“原初的历史的关系的四个因素、四个方面”：第一，物质生活本身的生产；第二，新需要的产生；第三，人口的繁殖；第四，生命生产所表现出的自然关系与社会关系[14]。四个方面构成一个自我维持、自我扩展的结构，“现实的人”的实践性正是这一结构的总体特征。

### 4.2. 历史性：“现实的人”的发展维度

“现实的人”的历史性，指人始终处于特定历史条件下，其内涵随生产力水平与生产关系的变革而发展。《手稿》虽未形成成熟的历史分期理论，但已触及历史条件对人的规定的思想。马克思在分析异化劳动时指出，“工人生产的财富越多……他越贫穷”，并把这种状况归结为私有财产这一特定的经

济现实，而非人的本质的永恒状态；同时，他把“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设定为人的类特性，实质上以一个非异化的劳动形态作为参照。理想形态与现实形态的对照，已经蕴含着人的规定随经济关系变化而变化的历史性视角，尽管此时马克思还没有提出系统的历史条件理论，也尚未给出“个人是什么样的，这取决于他们进行生产的物质条件”[14]这一明确表述。

《提纲》“社会关系总和”的论断已蕴含历史维度，社会关系本身是历史的产物，封建制下的依附关系、资本主义社会的雇佣关系均随历史发展而变革，“现实的人”作为社会关系的承担者，其本质也具有历史性，封建地主随土地所有制变革让位于资本家即是明证。

《形态》系统阐释历史性，其核心是历史条件对人的活动的制约性与人的活动对历史条件的创造性的统一。马克思指出，“历史不外是各个世代的依次交替。每一代都利用以前各代遗留下来的材料、资金和生产力；由于这个缘故，每一代一方面在完全改变了的环境下继续从事所继承的活动，另一方面又通过完全改变了的活动来变更旧的环境。”[14]“现实的人”并非随心所欲地创造历史，而是在既定的历史条件下活动，但又能通过实践改造历史条件。这种制约性与创造性的统一，是“现实的人”历史性的本质特征。

#### 4.3. 社会性：“现实的人”的本质规定

“现实的人”的社会性，指人始终处于特定社会关系中，孤立的人在现实中不存在。《手稿》对类存在的论述已触及这一维，人是类存在物，其类生活以同他人的共同存在为内容。更重要的是，马克思揭示了社会关系的扭曲形态如何在异化中生成，“人同自己的劳动产品、自己的生命活动、自己的类本质相异化的直接结果就是人同人相异化”[11]，工人与资本家的对立正是这种社会性被颠倒的体现。可见在《手稿》中，社会性还不是正面立论的概念，而是作为异化的必然结局被反向指认的。

《提纲》以“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13]的论断正式确立社会性为“现实的人”的本质规定。人的本质不在个体自身而在个体与他人的关系中。马克思批判费尔巴哈把人的本质理解为“一种内在的、无声的、把许多个人纯粹自然地联系起来的普遍性”[13]，正是因其将社会性抽象为自然情感联系。结合第六条后半句与第七条可以看出，这一规定的要点不在于宣布“人有社会联系”，而在于把“何种联系”作为判定标准，即只有以物质生产为基础的社会关系才构成人的现实本质。

《形态》进一步将社会性细化为生产关系、交往关系、分工关系等具体形态：“分工的各个不同发展阶段，同时也就是所有制的各种不同形式”[14]。原始社会的自然分工塑造了平等的氏族关系，封建社会的分工催生了师徒、行会关系，资本主义的机器分工形成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对立关系。不同的社会关系决定了“现实的人”的不同本质，社会性不是外在属性，而是本质规定，没有社会关系就没有“现实的人”的存在。

#### 4.4. 三重内涵的辩证统一

“现实的人”的实践性、历史性、社会性并非孤立存在，而是辩证统一的有机整体。实践性是历史性与社会性的基础，没有物质生产实践便不会产生社会关系，也不会有社会形态变革的历史过程。例如，原始社会的集体狩猎实践，既生成了平等的氏族关系，也推动了生产工具的演进；资本主义社会的机器生产实践，既塑造了雇佣关系，也催生了从自由竞争资本主义到垄断资本主义的历史变革。

历史性是实践性与社会性的时间维度。实践形态与社会关系均随历史条件变化而发展，从手工劳动到机器生产再到智能生产，从氏族关系到封建关系到资本主义关系；同时，历史条件的变革又反作用于实践与社会关系，工业革命推动手工劳动向机器生产转型，进而重塑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关系。

社会性是实践性与历史性的现实体现。人的实践始终是处于社会关系中的实践，脱离社会关系的孤

立实践在现实中不可能存在；历史条件的变化最终通过社会关系的变革体现为人的本质的变化。三者的辩证统一共同构成“现实的人”的完整内涵，凸显马克思人的本质在实践中生成、在历史中发展、在社会关系中确证的科学人学思想。

## 5. 文本演进中的“连续”与“断裂”

### 5.1. 《手稿》中费尔巴哈的术语及其功能

从文本表层看，《手稿》确实大量使用费尔巴哈的术语：“类本质”“类存在物”“类生活”“异化”等。但这种术语残留的性质需要具体分析。其一，马克思使用类本质概念时的内容与费尔巴哈已经不同，费尔巴哈的类本质指向情感与意识层面的共同性，马克思则明确把生产生活即劳动规定为类生活，术语未变而内容已经转换。其二，类本质概念在《手稿》中承担的是批判功能而非体系功能，它是衡量异化劳动的尺度，而不是用来从本质推出历史的概念工具。这种术语更宜理解为问题意识的延续与解释框架的未完成状态，而非成熟立场的完全缺位。

### 5.2. 《提纲》的过渡性质与《形态》的论证范式转变

《提纲》的文本形态也体现出过渡特征，十一条以论纲式写成，论证未经充分展开，在马克思生前未曾发表。1888年恩格斯整理发表该文时称“包含着新世界观的天才萌芽的第一个文件”。《形态》则发生了论证范式的显著转变：其一，研究出发点的转换，由人的类本质转向“现实的个人”及其物质生活条件；其二，核心概念的转换，以“交往形式”“交往关系”规定物质性的社会关系，扬弃人本学视域下抽象的社会关系；其三，解释逻辑的转换，异化论的张力结构为生产力与交往形式的矛盾运动所取代，即“一切历史冲突都根源于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14]。

### 5.3. 本文的立场

基于上述文本考察，本文倾向于把1844年至1846年的思想演进理解为“问题意识延续、论证范式转换”的过程：异化与人本学话语在《手稿》中的表述是真实存在的，抹平这种表述会掩盖文本的复杂性，这是断裂说值得吸取的合理成分；但术语的应用并不等于逻辑的连续，《形态》对出发点的重构已使同样的术语服务于不同的理论目标，彻底否认连续性又会切断马克思思想自我理解的线索。因此，本文不主张以整体性的“断裂”或“成熟”定性这段历程，而主张在具体命题的层面逐点检审术语与论证范式的内在张力。同时应当说明，这一判断只具有文本层面的效力，本文不试图由此对阿尔都塞式的哲学论断本身作出裁决。

## 6. “现实的人”范畴在马克思主义原著体系中的理论价值

### 6.1. 历史唯物主义的逻辑起点，奠定新世界观的现实根基

马克思在《形态》中明确将“现实的人”确立为历史唯物主义的逻辑起点，其革命性突破在于摒弃了黑格尔绝对精神与费尔巴哈抽象人的思辨前提。《形态》把“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归结为“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并具体化为“现实的个人，是他们的活动和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14]，从而把历史的前提从意识、从抽象的人移到了从事物质生产的个人。目前的研究来看，学界亦普遍认为，“现实的人”是《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历史唯物主义的逻辑起点，为历史唯物主义确立了现实根基[2]。

“现实的人”作为逻辑起点的核心价值，在于构建了从现实出发理解世界的方法论原则。马克思指出：“我们不是从人们所说的、所设想的、所想象的东西出发……我们的出发点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14]，由此，历史不再是精神的发展史，而是“现实的人”通过实践改造世界的历史。这一起点贯穿历史唯物

主义体系始终，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等核心原理提供了现实依据。

## 6.2. 三重内涵的方法论意涵

“现实的人”的实践性、历史性、社会性的辩证统一，其理论价值不限于对范畴内涵的界定，更在于提供了一种理解人的方法论框架。以往对人的把握常在两种偏向之间摆动：或者把人理解为精神或自然情感的主体，在抽象层面讨论人的本质；或者把人化约为经济条件与生产关系的被动产物，从而取消人的历史主体性。三重内涵的辩证统一在方法上恰好排除了这两种偏向，实践性确立了物质生产活动的基础地位，使人的规定不再来自思维领域；社会性说明人的本质只能在特定社会关系中确证，从而拒绝任何脱离社会形式的抽象人性；历史性则把人置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变革进程之中，使人的本质成为可以历史地把握的规定，而非既定的自然属性。第四章所辨析的那种“理想尺度与异化现实之间的张力”，也只有在这一框架中才能得到解释：类特性概念之所以在《手稿》中具有批判功能，正因为它是由实践与社会关系的现实生长出来的历史性尺度，而不是从人的抽象本质推演出来的伦理要求。

## 7. 结语

本文以《手稿》《提纲》《形态》三部文本为限，对“现实的人”范畴的原典内涵与理论价值作了文本层面的考察。就总体判断而言，“现实的人”是马克思在批判德国古典哲学抽象人性论的过程中，通过重新组合物质生产实践、社会关系与历史条件三个要素而确立的范畴；其生成过程不是目的论式的线性演进，而是呈现“问题意识延续、论证范式转换”的特征。这一判断给出两方面的定位：在文本层面，“现实的人”是《手稿》到《形态》思想演进的枢纽概念；在理论层面，它是历史唯物主义的逻辑起点，并以三重内涵的辩证统一为理解人提供了超出抽象人本学与经济决定论的方法。与既有研究相比，本文的推进主要在于把“断裂”与“连续”的争论从思想史的定性判断转入具体命题的逐点检审，并据此说明三重内涵如何在文本中逐步建立，而不在于提出新的原理性结论。

## 参考文献

- [1] 鲁建辉. 论马克思对唯物史观出发点“现实的人”的确证历程[J]. 东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4, 24(3): 26-33.
- [2] 何宇轩. 现实的个人——《德意志意识形态》历史唯物主义的逻辑起点[J]. 今古文创, 2026(20): 38-40.
- [3] 张一帆. 从《德意志意识形态》探寻“现实的个人”思想的深刻内蕴与时代价值[J]. 西部学刊, 2026(6): 156-159.
- [4] 刘孝雨. 从抽象的人到现实的人——马克思人本质理论的跃迁[D]: [博士学位论文]. 济南: 山东师范大学, 2025.
- [5] 陈先达, 靳辉明. 马克思早期思想研究[M]. 北京: 北京出版社, 1983.
- [6] 孙伯鍠. 探索者道路的探索——青年马克思恩格斯哲学思想研究[M].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2.
- [7] 张一兵. 回到马克思——经济学语境中的哲学话语[M].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1999.
- [8] 聂锦芳. 清理与超越——重读马克思文本的意旨、基础与方法[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 [9] 阿尔都塞. 保卫马克思[M]. 顾良,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0.
- [10] 黑格尔. 精神现象学[M]. 贺麟, 王玖兴,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79.
- [11] 马克思. 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编译.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4.
- [12] 费尔巴哈. 基督教的本质[M]. 荣震华, 译.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81.
- [13]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 [M].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编译.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2.
- [14] 马克思, 恩格斯. 德意志意识形态(节选本) [M].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编译.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8.